

龚鹏程文学漫步

中国文学批评史论

龚鹏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206.09/16

2008

龚鹏程
著

中国文学批评史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批评史论 / 龚鹏程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6

(龚鹏程文学漫步)

ISBN 978-7-301-13558-7

I. 中… II. 龚… III. 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国 IV. I20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3859号

书 名: 中国文学批评史论

著作责任者: 龚鹏程 著

责任编辑: 徐文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558-7/I·202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31.75印张 528千字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总序

承北大出版社朋友的好意，将我论文学的一些稿件集编起来，分为中国诗歌史论、中国小说史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四部，以便大陆的学侣检索参考。感谢之余，谊略附识语，敬述因缘。

我生于台北。少年时期从父教，读了点诗文；又得师友爱护，渐识治学门径。17岁负笈于淡江大学，开始撰写研究论著以自励。大一时试作《庄子注》一帙，大二试作《谢宣城诗研究》，大三作《古学微论》，大四作《近代诗学与诗派》，各30余万言，另有散稿若干。今收在本编《中国诗歌史论》中谈晚清的一些篇章，大抵即昔年残稿，辑出求教于方家的。以后若得暇，将再逐渐整理出来。

那时我正从张眉叔、汪雨鑫、张梦机先生学诗，屡追陪诸诗老之诗酒文宴，文字甘苦，略有体验，故稍不同于一般不能创作的学人。大学毕业，入硕士班后，又秉心得，做了若干推广诗词的赏析工作，撰有《古典诗歌中的季节》、《小品文赏析》、《词赏析》、《东坡诗赏析》、《读诗偶记》等著，销行迄今。因此我的学术生涯，不妨说是由说诗开始的。博士论文做的也是《江西诗社宗派研究》。

但我治学，自幼受孔子启发，子曰：“君子不器”“博学于文”，当然不能只以“兴于诗”为满足。孔子师老聃，而老聃，据庄子形容，乃是“古之博大真人”。我愚妄，遂以博大真人自期，因此文、史、哲、政治、社会、宗教、艺术，什么都要研究。在文学这一块，自然也就不仅限于诗，例如小说，我就谈得不少，后辑稿为《中国小说史论丛》、《红楼梦梦》等。在这方面，我显然又与学界流行的“专家”风气颇不相同。

我们学界，除了强调专业以外，理论研究与实际文学批评也还不一样，人员、思维，乃至学术传统，其实畛域各别。做文学家生平考证、分析作品的朋友，对理论大多心怀疑虑而亦莫测其浅深。从事理论思考的，对作品的实际研究也罕下工夫，纵

其玄思，以构系统而已。然其系统，时或不免于稗贩西方成说。故谈文学创作与作品欣赏者，对之又颇不以为然。我则在担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会长期间，大力提倡一种带有文学批评意识的古典文学研究，希望能沟通二者，重建中国文学批评乃至文学理论的传统。曾出版过《诗史本色与妙悟》、《文学与美学》、《文学批评的视野》等书。

这些 20 世纪 80 年代的作为，大都具有一种“追求中国性”的意涵。相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文学体系，我及我的一些朋友们可能是想说明：中国文学的特性何在、中国文学的理论到底是什么、中国文学批评的术语又都有什么确切的含义和指涉。因此，这不是一般地泛述史事、考证史料，或审美欣赏，而是带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方法论思考及中西比较文学视野的探问。例如问：中国到底有没有一个抒情传统？在抒情传统底下对作品的诠释方法有何局限？中国有没有悲剧与史诗？若无，中国小说戏曲的结构原则又是什么？等等。

不断追问这些问题，当然也就会涉及对文学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梳理，因为中国文学之所以如此，必然是与其社会文化相关的，它本身亦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主要面相或内容。因此，80 年代后期我便已开始将文学研究结合起我的哲学、社会、历史、宗教知识，综合发展为文化美学式的探讨，著有《文化文学与美学》、《文化符号学》、《中国文人阶层史论》等书。既由社会文化以观察文学，有文学社会学的趣味；又由文学以论定中国社会文化的性质，说明中国文化因有这么个“主文”的传统，所以迥异于欧西印度诸文明。

释古，目的当然是在诠今。我们怎么解释古代，其实正表现着我们如何面对当代。以上所描述的那些工作，大致可以概括为：我是谁？我从前是什么样一个人？而现在，由于社会变了，我也不免有些改变。可是我又到底该变成什么样呢？要继续问这些问题，文学研究者才真正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或方向，因此，我虽出身于古典文学阵营，研究的问题意识及具体研究课题从来就不限于古典。我曾在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传播管理所、未来所、欧洲所教过书，还办过管理学院，这些与现代社会相关的知识与经验，也显然不同于一般古典文学研究者，会促使我去思考文学再现当代社会大处境与问题。称为“现当代”，当然是从俗，套用大陆流行的文学分类法。我自己对这个名称并不赞成，故有时说现代，有时说当代。论旨自然也与一般现当代文学的名家不甚相同，所辑诸文，可见一斑。



总 序

以上这些叙述，简单介绍了这几本书中各篇文章的总体脉络，否则文章东一篇西一篇，可能读者摸不着头脑，不知此东鳞西爪者，实非漫然苟作也。这也是它们与一般论文集不同的所在。至于各单篇论文，质疑旧范式，开拓新视角，乃我一贯的风格，便不用说了。

《后汉书》有“独行传”，我亦方今学林之独行者。欣赏我的，视我为独行大侠；讨厌我的，则以为上述种种皆是大盗恶行，不足为训。两方面的评论，我都很喜欢，故略述独行者之独，以为读者告。

戊子清明，序于燕京小西天如来藏



目 录

目 录

总 序	1
-----	---

【第一卷 文学观念的起源】

第一章 文始	3
第二章 道分	9
第三章 言语	16
第四章 歌诗	22
第五章 礼乐	29
第六章 辞赋	35
第七章 文学	40
第八章 本儒	46
第九章 文术	52
第十章 文情	58

【第二卷 文学批评的理则】

第一章 说“文”解“字”——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结构	67
第二章 从《吕氏春秋》到《文心雕龙》——自然气感与抒情自我	92
第三章 《文心雕龙》的价值与结构问题	114
第四章 《文心雕龙》的文体论	125
第五章 诗歌人物志——诗品、主客图、宗派图与点将录	134
第六章 细部批评导论	155

【第三卷 文学批评的术语】

第一章 重建中国文评话语	187
第二章 论才	197
第三章 论法	295
第四章 论诗史	319
第五章 论本色	368
第六章 论妙悟	398
附录 补遗内容	475
中国文评术语零释	485



中 国 文 学 批 评 史 论

第一卷 文学观念的起源



第一章 文始

章太炎先生从前写过一篇文章叫《文始》，推原文字之始、申论造字之理。本文借用它的名称，但不是想再谈语言文字，而是想论文学观念的起源。

古代本来并无“文学”一词，“文学”这个语词与观念，是从“文”发展来的。但邃古论文，究竟何所取义，现在已难以稽考，溯论文始，只能从《周易》开始。

《周易》论“文”，最粗浅的含义，是以“纹”为文。如《革卦·九五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上六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文”均指虎豹身上的花纹说。虎豹皮毛上不同的颜色间杂而成花纹，对于这些花纹，《易传》是非常赞美的，所以形容它们甚为炳蔚，且用以形容君子大人之德。

虎豹有其“文”，其他鸟兽亦有，《易经》本为观象之学，所以教人要“观鸟兽之文”。但除了观鸟兽之“文”以外，它还教人要“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时，是观鸟兽之“文”，观天观地时，也一样是要观天地之“文”。如《贲卦·彖传》云：“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阴阳刚柔的变化，即为天文，包括日月四时的盈虚消息等等均属于此类，观象者必须观此天文。地文则为山川物类的间杂变化，亦为观象者所不宜忽略。此外，它还谈到“人文”的问题，人间事物刚柔交错，亦形成其条理，亦表现为纹象，故也称之为“文”。

上面所说为《周易》论“文”的基本含义。依《周易》的义理结构，它是讲“感应”的，应，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同类相应；感，则是异类间形成的关系。《周易》重视感，尤甚于应，故《睽卦》说：“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为什么呢？因为二女均为同性同类。反倒是要女与男，不同类的两种人，才能因异类相感而通其志，此所以《睽·彖》曰：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睽”是乖异的意思，因其不同反而可以成事，这个道理是它所极为强调的，因为此中即有“感通”的原理在，而且这也是天地万物创生的大原则。

男女睽而其志通，男女异类而合，也是《咸卦》所要讲的道理。《彖》曰：“咸者，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阴阳交、男女合、二气感，才能化生万有，因此它接着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周易》各卦都是以阴阳二爻构造而成的，“阴”、“阳”也是它用以掌握各种物类的基本概念，万事万物，皆以阴阳予以指括。但分阴分阳之后，更重要的是要说明各物各事之间相互的关系与互动的状况，故阴阳既分之后，更要谈其如何相互推移变化，盈虚消长，以至于如何合。而合也最重要，因为阴阳交感合和才能生化万物，所以这又是个天地万物创生的原理。唐人《周易正义》论《咸卦》说：

六十四卦，旧分上下。乾坤象天地，咸恒明夫妇。乾坤乃造化之本，夫妇实人伦之原，因而拟之，何为不可？……此卦明人伦之始，夫妇之义，必须男女共相感应乃得亨通。……天地二气若不感应相与，则万物无由得应化而生。……咸道之广，大则包天地，小则赅万物。感物而动谓之情也。天地万物皆以气类共相感应。

《易经》向来分为上经与下经，上经起于乾坤二卦，下经起于《咸卦》。乾坤为阴阳为天地，咸则为阴阳交感，所以极为重要。感更被视为是万物生成存有的原理。

而阴阳交感、异类相交也就是“文”。《贲卦》，《正义》云：“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圣人当观视天文刚柔交错，相饰成文，以察四时变化。若四月纯阳用事，阴在其中，靡草死也。十月纯阴用事，阳在其中，齐麦生也。是观刚柔而察时变也。”刚柔阴阳相交错杂即成为文，犹如虎豹身上黄色黑色两种颜色交错间杂而形成花纹一般。玄黄，也是用以形容天地、阴阳、刚柔的颜色，故《坤卦·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九家易注》云：“玄黄，天地之杂，言乾坤合也。”天地感而物生，乾坤合而成文，亦犹玄黄杂而表现为虎豹之文那样。这种文，更足以显现虎豹威猛的体质，所以说是“饰”。文，是对于虎豹体质的一种修饰、装饰或表现，一如天地阴阳表现于其四时刚柔之交错变化。以此来看，“文”既是交合感通，是万物存有的原理，又是天地万物的活动与表现，是存有活动时的状态。



与“文”同义的另一个字是“章”。“章”也是异类相交的现象。例如《坤卦·六二卦》云“含章可贞”，《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虞翻注：“以阴包阳，故含章。”《噬嗑卦·彖》曰：“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姤卦》说：“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这里的“章”，都具有与“文”相同的意思，这也是后来“文”“章”两字联结成词的缘故。

不论“文”与“章”，都指异类交错间杂之状，《说文》中所说的“文，错画也”，正是《周易》论“文”的裔流。此外，与这一情况类似的字，则是“五”。《坤·六五》中云“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王肃注：“坤为文，五在中，故曰文在中也。”五，篆文写作𠄎，本来就是天地交午的意思。天地交午，也就是“文”。

由“文”这个字，又衍生出“文明”、“文化”、“文德”等相关词。

文化的“化”有两层意义，一指变化，二指教化。就变化说，“文”本身就是因阴阳刚柔之消息盈虚与推移变化而形成的，故“文”之中即蕴涵了变化之意。最能体现此意者，为《革卦》。其卦辞云：“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革是水火相息之象，息非熄灭，而是增长的意思。水火乃相异之二物，但异者不相同而相资，所以彼此反而均因此而得以增长丰富，形成文明。此文明即成于阴阳刚柔之相合相长之中。这种变化，就是文化的第一个含义。

其次，文化之“化”亦有特就教化说者。如《贲卦》说君子应“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卦·彖》也说“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这就是风化、教化。君王或君子之德行教化如风吹拂大地，老百姓随风向慕，其原始粗陋质朴的生活，遂因此而成为有文化的生活。所以《蛊卦·彖》也说：“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指民育德。”所谓有文化的生活，也就是有德行的生活，与动物性自然生存状态毕竟是不同的。

“文化”的含义如此，当然也就包含了“文德”的体认。《小畜·彖》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与君子以文教风化民众的意思是极为类似的。虞翻注云“坤为文，乾为德，离为明，初至四体，夬为书契，乾离照坤，故懿文德”，偏重于卦象上的解释，并不契合《象传》之意。盖“文德”偏于君子个人自己这一面说，“文化”则偏于社会面说。

与文化相关且类似之语，为“文明”。前引《革卦》卦辞已谈到“文明以说”。其他论及文明者尚多，如《乾卦》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即是。文而称之为明，

有昌明盛大之意，后来《红楼梦》讲其书所记之事发生在一处“文明昌盛”之地，就沿用了这个意思。文明是昌明盛大的，它又表现出强烈的开展性，所以它又有刚健之义，如《同人卦》说：“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大有卦·象传》说：“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凡说“文明”一词，都具有积极健动、不断发展的意思。如若不然，便不妙了，故《明夷卦》说其卦象是：“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火入于地下，所以是明在地中，光明被掩蔽了，文明不能彰显，卦象颇不吉利。后来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即用此义。《周易》中谈到“文”的地方，都是吉，只有这个卦不好，就是因为明已失去。文不能明，当然不妙啦。

《周易》所论“文”之义，大抵如是。对于这本经典如此论“文”，我们应如何来看待呢？

《易》本为卜筮之书，观象立义。其后孔门以之为教，孔子或其后学赞《易》以为“十翼”。但无论从卦爻辞或《彖传》、《象传》来说，我们均可发现《易经》及其主要阐释者均极重视“文”这个观念，以及它在存有中的地位。

在《同人卦》中，曾经讲到“君子以类族辨物”。分类，是《周易》构成的基本原理，万事万物须先分类，各以阴阳予以表示，才能以之成象，说其刚柔进退吉凶。分类之后，方以类聚，族以群分，同类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异类者则感而通之。“文”就是异类通感相交这个过程与状况。而又因为天地要相交才能化生万物，所以“文”又是万物存有的原理。文既是存有又具活动义，故事实上“文”就是“道”了。后世论文，辄须“原道”，肇机殆即在此。《文心雕龙·原道》篇一开头就说：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铎；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为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这一大段简直就是《周易》的注解。从“文”为道之文（道之显现），一直讲到天文地文人文，凡有形质，莫不成“文”。“文”的来历及“文”的性质，均与道有关，故



论“文”者也据此而认为作文须推原于道，或明道、达道、载道，从而开启了我国一条非常重要的思路。

与文道关系相关的另一个《周易》文论中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文”除了兼指一切天文地文之外，在人文领域里，“文”事实上具指一切文明文化。礼乐教化、典章制度、黻冕言辞，莫非文也。孔子荀子以降，将“礼”与“文”并论的渊源正在此。

《易·乾·文言》也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四德之中，已点出了文与礼的关系，而且礼是交接会通之道，本身就与文之交通义相符合，因此《系辞传》又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天下之动，是指阴阳变化推移。感而遂通，犹如前文所云“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或如张璠注所说，是“会者，阴阳合会，若蒙九二也。通者，乾坤交也，既济是也。”案：孔颖达《疏》说“既观其会通，而行其典礼。若会通典礼得，则为吉也。若会通典礼失，则为凶也”，可见吉凶系以合礼与否来判断的。这个道理，《系辞下》用另一种方式来说，谓“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文若当，自然没什么好说，文若不当便有吉凶可说了。以文当不当来说吉凶，与吉凶以合不合礼来判断，态度显然是一致的。礼、文几乎可视为同一件事，或者说礼是文的一种性质。就人文世界来说，礼即人文，尤其明显。

文，具指一切文明文化，除了会因此而展开“礼”与“文”的关联之外，亦显示了文的风化教化义。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文化的力量就像风一样，会吹拂大地，滋长万物。故《周易》中论及文化的一些卦，如《观》，是风行地上；《蛊》，是山下有风；《小畜》，是风行天上。这些“风”，都象征君子教化的状况。文既与风教、风化有关，文章便不应苟作，而应考虑到它在风教上的效果。这也是后来影响我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观念之一，例如曹丕《典论·论文》中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裴子野《雕虫论》中说“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都可看成是这个观念的发展。

此外，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就是文质关系了。本文一开始就谈到《周易》论文最粗浅的含义是以“纹”为“文”，如《革卦》所举的虎豹皮毛花纹之类。花纹毫无疑问是“物相杂”，是“错画”。但它毕竟只是皮毛，为何《周易》却要以此纹饰之炳蔚来形容君子大人之德？站在注重实质的立场看，恐怕要不以此为然了。但《周

易》的特点正在于此，它重视质，但也注重文，因此革命创制即以虎豹文章的灿烂光彩来形容。这个立场，在《论语·颜渊篇》中有个有趣的继承：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鞶，犹犬羊之鞶。”

皮刮去了毛叫做鞶。虎豹犬羊都把毛刮掉以后，其皮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因此子贡说虎豹与犬羊之不同，是其毛文即已有异。我们不能说虎豹只是质与犬羊不同，事实上其毛文亦殊。文与质，在这里是不能分开的——也不能只重质而轻忽文。刘宝楠《正义》中所说的“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故文质皆所宜用，其轻重等也”，很能说明儒家的立场，而这个立场，即是由《周易》所开启的。

《周易》论“文”，还有什么是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呢？有的！文为阴阳相交，感而遂通。这个感通的原则，正是后世中国文学理论的核心观念。所谓“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平”，中国文学基本上是由“感”形成的：作者感物而动，应物斯感，故有吟咏；作品希望亦能感人。这与西方文学重视“模仿”的传统，在“文”始发端之际，可说即已分道扬镳了。谈中国文学的人，上溯“文”始，于此能不三致意焉？



第二章 道分

《周易》论“文”之旨，原本即可看成是孔子论“文”之旨。因为今本《周易》既经孔子参赞，又为孔门后学所传，其中许多意见到底是孔子思想的来源抑或是他思想的反映，实在也难以考证。不过，话虽如此，孔子虽曾赞《易》，两者也未必即须立刻画上等号；从《论语》来看，两者间毕竟也还有些差异，可以看出一些文学观念发展的轨迹。

例如《周易》仅论“文”，未谈到“文章”、“文学”，而《论语》中就有。如《公冶长篇》中“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或《泰伯篇》中讲尧之功业“大哉尧之为君也……焕乎其有文章”，均可见“文章”这个词以及相关观念此时业已出现。而孔门十哲，四科之中也已有“文学”一门，与德行、政事、言语并列，代表人物是子游与子夏。这是《论语》论“文”显然超出《周易》范围之处。

但对“文”的基本观念，《论语》仍是依循着《周易》来说的，文指文化、文德。例如《八佾篇》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子罕篇》说：“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些“文”都指文化，表示孔子自居为周文化的传人。

至于“文”的文德义，《论语》中也有几个例子，一是子贡问：“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答：“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二是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本来是文子的家臣，文子推荐他跟自己一样列位大夫，同升于朝。孔子听说了他们的事迹，赞叹说：“可以为文矣！”文，在这些地方都指谥号，亦即用“文”这个字来概括其人的德行与表现，邢昺《疏》引《周书·谥法》谓“勤学好问曰文”，必须该